

王功恪 著

古道幽灵

(之三)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历史系列小说《西域大盗》之三

古道幽灵

王功恪 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道幽灵/王功恪著. —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2001. 5

(西域大盗)

ISBN 7-5371-3851-6

I. 古… II. 王…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30864 号

—西域大盗—

古道幽灵

王功恪 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

(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00 号 邮编:830001)

新华书店发行 达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 8.25 印张 207 千字

2001 年 6 月第 1 版 200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5371-3851-6/I·1396 定价:13.50 元

(如有印装问题请直接同承印厂调换)

古道幽灵

吐鲁番伯孜克里克和库车克孜尔千佛洞，是人类佛教艺术的高峰。洞窟中精美绝伦的古代壁画上，竟然留下了一个个黑沉沉的空洞，庄严神圣的佛像被截肢断首、剖腹挖心，使人惨不忍睹。谁是破坏这世界伟大文化遗产的千古罪人，谁是掳走这人类稀世艺术珍品的窃贼巨盗！时间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难道历史不应该对此作出公正而严明的判决吗？

历史的另一面真实 ——序历史系列小说《西域大盗》

丁子人

在中国西域考古史上,那些外国人如斯文·赫定、斯坦因之辈曾经以其“伟大的发现”载入史册,受到后人的顶礼膜拜,他们的著作也成了经典与权威。然而,历史是一面多棱镜。王功恪教授的历史系列小说《西域大盗》便以严正的笔墨抹去了斯文·赫定、斯坦因等人脑门上的灵光,显示出历史的另一面真实。斯文·赫定之流被英国学者彼得·霍普克称为“考古学上的贼”,他们在丝绸之路上肆无忌惮地掠夺文物珍宝的累累罪行,绝不能因为“伟大的发现”与“杰出贡献”而被掩盖,被洗刷,被遗忘……

1891年2月恩格斯在给卡尔·考茨基的一封信里指出:对待历史不能永远保持毕恭毕敬的姿态。

我很赞赏恩格斯这句话,也很欣赏王功恪教授在《西域大盗》这部历史系列小说里付出的心血与取得的成就。

据作者介绍,《西域大盗》由如下五部组成:

第一部《楼兰遗恨》,讲述瑞典人斯文·赫定三进塔克拉玛干,发现楼兰古城并将古城文物洗劫一空的故事。

第二部《丝路魔影》,讲述原本是匈牙利人因盗劫中国文物有功而成为英国爵士的斯坦因三次来华的故事。

在他的考古活动中,敦煌大量石窟经卷、尼雅的佉卢文书等极为珍贵的文物成了大英博物馆的藏品。

第三部**《古道幽灵》**,讲述德国人格伦威德尔、冯·勒柯克在吐鲁番、喀喇和卓(高昌)及龟兹盗走大量珍贵壁画及其他文物的故事。

第四部**《沙海谍踪》**,写扮成僧侣的日本间谍橘瑞超、野村荣三郎、吉川小一郎、渡边哲信等人先后三次来到中国西域进行不可告人的间谍活动并恣意窃掠中国文物的故事。

第五部**《大盗西行》**,讲述法国人伯希和继斯坦因之后再次洗劫敦煌文物的故事。这位通晓汉语的学者在千佛洞中翻阅每一份经卷与写本,将其中的菁华与大量的碑文、画卷、文献装进箱内,运到巴黎。于是在罗浮宫里有了专设的“伯希和西域文物大厅”。

这五部各自相对独立又珠联璧合的历史小说为读者提供的不仅是一串外国人在中国西域“探险”的传奇与这些文物大盗丧心病狂地抢劫的实录,而且也是对丝绸之路曾经有过历史屈辱的真实写照,是重树民族尊严的呼喊。

当然,它们并不是通俗历史故事而是历史小说,是历史的真实与小说艺术的结晶。作品正是凭借着翔实的历史事实的叙说,营造出一种阅读气氛,宣告着:这一切都是真的!另外又凭着小说艺术的优势使人物与事件、荒漠与古城、经卷与古陶……一切一切都鲜活起来,吸引着读者一气读下去看它个究竟方罢。特别是作品中用文化

大散文叙述笔法与近乎诗化的语言描绘的迷人的西域风情和展现的那些有着绅士风度的“考古学上的贼”的肮脏灵魂等等,都是相当精彩的。

王功恪教授五十年代毕业于重庆大学地质系,在新疆几十年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中卓有建树,是国内外知名的地质学方面的专家。近年他开始涉足文学,已有若干小说、诗、散文面世,现在又创作了这部历史系列小说《西域大盗》。其实,这不过是在“圆”他年轻时的文学梦而已。记得歌德说过:“年轻时追求梦想的事,往往待年老时完成。”能如此,真是人生一大快事。

自序

自 19 世纪末到现在已经 100 多年过去了,斯文·赫定等一批西域文物大盗的阴魂仍在中国大地游荡,居然被捧为圣人、先哲,冠以“伟大探险家”的美名。他们的“著作”也成了“学术经典”。

盗贼就是盗贼,神圣的光辉掩盖不了文化殖民主义者的昭昭劣迹,动人的言词洗刷不了他们海盗式的掠夺强加在丝绸之路上的累累伤痕。

莎士比亚在《皆大欢喜》这出喜剧中说过:“时间是审查一切罪犯的最老练的法官。”

一个世纪过去了,当我们的外交家站在乌孜别里山口向西瞭望时,才发现伟大的祖国丢失了一大块祖先艰辛创业、人民血汗耕耘过的多么美丽的土地;当我们的历史学家在伦敦大英博物馆请求展示斯坦因当年掳走的那些吐纳百代、独具禀赋、蕴藏着我们民族文化伟力的敦煌壁画时,谁也无法体会炎黄子孙那种无言的苦涩和沉重的悲哀。

面对吐鲁番伯孜克里克千佛洞美丽壁画残缺破碎的画面和剥离后的空洞,我无须去寻找一群群盗贼在漫漫沙原、佛窟古道之间留下的足迹,也不想再听对这些帝国的骑士们丰功伟绩的声声赞美。

我想说的是，这里虽然没有鸦片战争弥漫着血腥味的硝烟，也没有在《北京条约》上满含屈辱颤抖的签字。然而，楼兰古城身上的创伤，尼雅遗址灵魂的失落，敦煌壁画的千年遗恨，米兰天使那永远无法忘却的别离，同样使我们的民族产生了巨大的回荡天宇的心灵震撼。

谁也无法漠视艾米尔塔什的西域辉煌和大英博物馆的敦煌高贵是以中华民族伟大的丝路文明撕心裂肺的肢解为代价的。

一个健忘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我们不能忘记历史，不能忘记丝绸之路被亵渎、被践踏的历史。时间的法官已经把那些号称骑士的探险家的“英雄”们推上了历史的审判台。

《西域大盗》要向读者提供的不仅是一串曲折诱人的传奇故事与劫踪记实，而且还是一部我们民族西域史的沉重记录 and 一群文化海盗肮脏灵魂解剖的病案。

精神奴役是使一个民族走向灭亡与沉沦的前奏，文化殖民主义的骑士们的“科学调查”与考古探秘，比起插着帝国旗帜的舰队和高举西方神灵十字架的传教士毫不逊色，他们要掠走的是一个民族对祖先历史与灿烂文化所拥有的自信，期望的是中国人及其后代在对丝路文化失落的麻木中匍匐在地，听他们以救世主和伟大探险家的身份宣讲种种伟大发现与亚洲大地的兴衰。

人类已经进入到一个和平与发展的多极化时代。欧美主宰世界的格局已一去不复返。我深信我们年轻的一代，会在吹过古城的晨风中听到祖先的呼喊，在对现代历

史的严肃思考中奋起,中华民族将在人类走向伟大的 21 世纪洪流中走向复兴,谱写更加威武雄壮的西域乐章,在丝绸之路上建造起中华民族精神永恒的金字塔。

感谢丁子人教授为本丛书作序,也感谢新疆青少年出版社韩全学社长在成书过程中的有力支持。

目 录

第一章	古道沧桑·····	(1)
第二章	豪门浪子·····	(17)
第三章	追踪摩尼教·····	(39)
第四章	绿洲猎艳·····	(95)
第五章	狭路相逢·····	(125)
第六章	梦断柏林·····	(197)

第一章 古道沧桑

一把锋利无比的狐尾锯,从伯孜克里克石窟神韵优美的《讲经说法图》画面上切过,色块与泥屑在不断脱落。一双幽灵般的大手在操纵锯把,手背上刺有一只眼镜蛇缠绕的蓝色铁锚,那是欧洲海盗水手常用的标记,铁锚表示行踪漂泊,眼镜蛇代表着主人的凶残与狠毒。千佛洞墙壁上留下了一个又一个黑沉沉的剥离空洞,神圣端庄的佛像被截首断臂、剖腹挖心,使人惨不忍睹。吐鲁番绿洲在哭泣,西域大地在愤怒地战抖……

1945年4月20日,苏联红军开始炮轰柏林,穷途末路、面容憔悴的希特勒躲在地下暗堡里心惊胆战,盟军轰炸机群向地面俯冲,180万发炮弹飞向了柏林,36000吨钢铁从天而降,柏林火光熊熊,烟雾冲天。以劫掠世界各地珍贵文物称雄欧洲的柏林民俗博物馆在七次暴风雨式的轰炸与炮击中被夷为平地,馆中珍藏的吐鲁番伯孜克里克千佛洞大型壁画代表作和其他文物也随之化为灰烬。世界从此失去了无与伦比的艺术瑰宝,这是西域文明的不幸,中华民族的不幸,也是人类的不幸!谁是造成世界文化遗产遭受毁灭命运的罪魁祸首!?谁是从伯孜克里克千佛洞掳去稀世壁画的窃贼巨盗!?

明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九月,丝绸之路天山的白水涧古道上,山路漫漫,河水滔滔,谷道曲折回环,峰峦嶙峋错叠,沟中一派秋色,夕阳为溪谷两岸的红柳、白杨抹上了一层亮丽的金辉。古

道上旌旗招展，蹄声得得，驰行着一队长长的人马，马蹄踩着路边的野花，驼铃声在晚风中回荡。一匹雄骏的青骢马走在队伍的最前面，马上是一位年轻的大明官员，身材修长，清癯的脸上，两道剑眉，一双清亮的大眼睛炯炯有神，面容文静，豪迈中透出满腹经纶的书卷气。这个器宇不凡的青年人正是奉敕西使的大明礼部进士、翰林院检讨、吏部员外郎陈诚，护送阿富汗、撒马尔罕驻京使节返归故地。陈诚一路风尘仆仆，过流沙河，经鲁克沁，入高昌，又启程西行，在晚风中回首东望峡口，想起了他在身后火洲城中留下的诗句：

高昌旧治月氏西，
城郭萧条市肆稀。
遗迹尚存唐制度，
居人争睹汉官仪。
梵宫零落留金像，
神道荒凉卧石碑。
征马不知风土异，
隔花犹自向人嘶。

陈诚目睹汉官应在、唐风犹存的高昌，胸中激荡着历史的风云，催动青骢马，奔向更遥远的西域征途。

高昌，这座汉贰师将军李广利在远征大宛途中命令病弱伤疲士兵屯驻营建的故城，自诞生之日起，就连结着西域大地的命运，书写着丝绸之路全新的历史篇章。在建城时，因“地势高敞，人庶昌盛”，被命名为“高昌壁”，是西汉王朝经营建设西域的重要根据地，屯垦部队的最高指挥机关——戊巳校尉府，就设在这里，驻屯的汉王朝部队最多时达到 500 人。《三国演义》中“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董卓，在调任中郎将镇压黄巾起义之前就在高昌任戊巳校尉。

公元前 128 年（元朔元年）张骞凿通西域之后，河西走廊移民

不断涌向吐鲁番绿洲。这里绿水长流,瓜果飘香。联结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给屯垦开发中的绿洲带来一片繁荣。高昌与交河成了映照西域大地的一对璀璨耀眼的明珠,通向天山南北的金岭道、银山道、大海道、白水涧古道,在吐鲁番汇聚成一个四通八达的交通枢纽。^③

“虽然仅仅是
驼马的往来啊,
却也驮送过古老的文明
一代强盛。”

这里有过汉王朝与匈奴“五争车师”的重大历史交锋。高昌城外一次次燃起战争的烽火,交河城头一次次闪烁刀剑的寒光。两次挂帅出征进军交河的归汉匈奴开陵侯介和王、东线运兵大破敌酋于城下的汉将军马通,都曾在这里演出过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汉首任西域都护郑吉正是在吐鲁番完成了左右大漠乾坤、重振丝路国威的壮举,写下了雄奇瑰丽的统一西域的辉煌乐章。两千多年过去了,人们仿佛还可以看见交河城中都护府内郑吉和自己的幕僚秉烛夜议屯垦大计的身影,城外田野中士卒在扶犁挥锄耕耘绿洲春光。盛唐诗人李颀留下了那首传唱千古的《古从军行》:

白日登山望烽火,
黄昏饮马傍交河。
行人刁斗风沙暗,
公主琵琶幽怨多。
野营万里无城郭,
雨雪纷纷连大漠。
胡雁哀鸣夜夜飞,
胡儿眼泪双双落。

岑参也曾面对交河,挥笔书写戍边健儿万里征战的爱国情怀。

浑驱大宛马,击取楼兰王。

曾到交河城，风土断人肠。
寒驿远如点，边烽互相望。
赤亭多飘风，鼓怒不可当。
夜静天萧条，鬼哭夹道旁。
地上多骷髅，皆是古战场。

李颀、岑参的边塞诗，像一支支超越时空的飞箭，带着中华民族祖先拓疆守土的壮志豪情，穿透了岁月的沧桑。

时间离陈诚走过白水涧古道又过去了450年，时光老人把指针拨到了1904年。十月的寒风卷着凋零的黄叶驰过白杨河山谷，东出山口的吐鲁番大道上过来了一支陌生奇特的车队。前面领头的是一辆本地从未见过的四轮马车，车轮大得和车身不成比例，撑在白杨木上的车篷用河柳编织而成，上面敷了一层掺和着兽毛的黑褐色粘土，能够挡风避雨。车篷里面塞满被褥和行李。这种叫“大轮驮”的俄罗斯古老马车，很富有地方色彩，从15世纪以来就奔驰在西伯利亚乡间驿道上，可以在草原上露宿过夜，也可以在农村市集停留下来，运送过流放到塞米帕拉金斯克的犯人，也坐过在没有专门驿车时以此代步的信使。

大轮驮车篷口坐着两个穿光板羊皮大衣的外国人，由于皮衣脱色把毛发和脸染得漆黑，远远望去，活像两个从地狱钻出来的黑鬼，脸上眉毛、鼻子和嘴都分不清，只有两只眼睛闪烁着鬼火般的绿色磷光，在瑟瑟秋风中，真让人觉得是一对在千年古道上如孤魂一样闯荡的幽灵。坐在车辕上的吉尔吉斯车夫甩出的响鞭，在半空一声声尖叫，给寂静的荒原带来一种阴森森令人恐怖的气氛。后面四辆俄式“铁列加”双轮马车，堆放着大小挂着铁锁的木箱和装满面包、茶叶、糖块的布袋、一捆捆挖掘工具和备用车轴，还有一大捆用防水油布包着的毛瑟枪横放在几个子弹箱旁。

大道旁土屋和羊圈里的维吾尔农民，躲在小窗和栅栏后面用惊恐和惶惑和眼光望着这支令人不安的车队，特别是那一大捆放

在铁列加马车上磨破了油布露出来的黑洞洞的枪口，还有那两个长着强盗般的大胡子凶神恶煞的黑鬼的脸更让他们心惊胆战，不知道又有什么样的灾难会从天而降。

1857 年以来，这块美丽的绿洲就没有平静过。先是 1864 年库车爆发的武装起义，曾经给火焰山下的乡亲们带来了喜悦和希望，田间地头传颂着起义首领托乎提尼牙孜惊天动地的英雄壮举，说他带领起义队伍攻进了库车城，杀死满清库车办事大臣萨灵阿，以及鱼肉乡里罪大恶极的阿奇木伯克库尔班和库车郡王阿合买提王等八个伯克。但很快就飞来封建割据的乌云，民族仇杀的阴霾笼罩着吐鲁番，时而飘来热西丁和卓东征的邪恶战火，时而卷起迪化妥德璘清真王狂暴的旋风。不久滚滚而来的是阿古柏铺天盖地的黑潮。这个丧心病狂的浩罕匪徒两次进攻吐鲁番，第二次是 1870 年 5 月，吐鲁番人民英勇抵抗，日间在城头搏斗，夜间从坎儿井出击，历时半年，阿古柏付出了 33000 人的代价强占了吐鲁番，使这片美丽的绿洲陷入巨大的血泊之中。

秋风萧瑟，残阳如血。

吐鲁番的农民望着这支阴气逼人幽灵般的车队，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那一大捆毛瑟枪黑洞洞的枪口叫人不寒而栗，使历经战火的吐鲁番农家人又想起了 34 年前阿古柏匪帮蹂躏绿洲大地的岁月。车上那两个黑鬼似的外国人，头上带着不吉祥的军官便帽，都长着两撇凶恶的大胡子，高高的兀鹰般的鼻子，狼一样的白牙，看来他们带来的不是什么好兆头。大铁车轮碾过沙路发出刺耳的响声，扰乱了田野的平静，他们为什么要闯到吐鲁番来！？这些人和那个使火焰山下尸横遍野、坎儿井血水翻滚的安集延人是否同出一路，是不是也要在吐鲁番人祖祖辈辈辛勤耕耘的土地上掘地三尺，播撒仇恨的种子，摘取罪恶的果实？没人回答，只有车轮滚过大地肆无忌惮的响声，远远地给人们留下一串令人惊惶不安的疑问……

这一夜,吐鲁番好大的风,这个低于海平面干燥的盆地很少刮过这样阴冷猛烈的风。

事情必须从俄国人德米特里·克列门茨说起。正是他的吐鲁番之行在欧洲大陆引起了巨大的骚动,拉开了欧洲人与日本人争夺吐鲁番文物的序幕。

这个克列门茨曾因为反对沙皇专制制度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在服苦役中接到了未婚妻的来信,公爵的女儿在信中劝他不要继续迷恋民粹派狂热的空想,在凄苦的流放地虚度自己的青春岁月。未婚妻还告诉了他许多彼得堡的宫廷秘闻,说俄国新任驻华公使伊格纳切夫成了轰动涅瓦河畔的风云人物。这位公使智谋出众、胆略过人,用一纸清军北塘布防图情报,指引英法联军攻下了大沽炮台,为直取北京打开了大门,在火烧圆明园的火光中,又以“调停人”的身份,通过“爱珲”、“天津”、“北京”三个条约,为俄国捞得了中国东北 100 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未婚妻希望克列门茨能设法返回彼得堡为俄罗斯沙皇的东方宏图建功立业。

在未婚妻的提示下,克列门茨给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写了一封长达万言的效忠信,请求沙皇原谅自己年轻无知,恳求赦免,让他有机会投身沙皇向东方进击的伟大事业,并且在信的最后提出了一些深入中国新疆腹地有价值的见解。

这封信由他的朋友俄国历史学家“东方人”学派的代表乌赫托姆斯基亲王面呈沙皇。

克列门茨很快获得赦免回到彼得堡,而且在沙皇授意下跻身圣·彼得堡科学院院士行列。

为了报答亚历山大三世赦免与重用之恩,1898 年克列门茨和自己的新婚妻子植物学家尼娜带了一支远征考察队前往中国新疆。他们踏着 22 年前彼得堡皇家植物园主任德裔俄国人艾伯特·雷格尔的足迹来到了吐鲁番,想寻找雷格尔报告中那片童话般美丽的绿洲和神秘古城“塔克尤努斯”。雷格尔把这片绿洲描写得比